

□ 陈蓓

做法官这些年,有过收获,有过挫折,也有过疲惫,甚至有过心力交瘁。每每遇到困难,我都会问自己:我要做一名怎样的法官?

有优秀的同仁说:“裁判文书是法官最好的名片”,有优秀的前辈说:“当事人的信赖,是法官最美的勋章”。

在民事条线工作的这十几年,方寸法庭之内,我目睹了不少人情冷暖、世态炎凉,虽不是当事人生活际遇的参与者,却必须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为他们做出“抉择”。当他们将一团乱麻的人生摆在法庭上,我真的仅是个居中裁判者吗?我还能为他们再做些什么?

带着这样的困惑,我遇到了这样一起离婚案。

“你要是判决离婚,我就让她‘结束’在这儿”

这起离婚案件的男女当事人双方都是聋哑人。男方小高和他的律师坐在原告席,女方小温由她母亲陪同坐在对面。

“现在开庭!”法槌声刚落,小温的母亲就站了起来,指着自己的女儿,向我大声喊道:“今天你敢判离婚,我就让她‘结束’在这里!”在场的所有人,都能够明白这句“结束”的意思和威胁。

小温被母亲的这一举动吓得不轻,眼神局促地望望我,又赶紧低头,双手不自觉地躲到了桌子底下。小高似是习惯了这种场面,身子往后倾了倾,侧过身去,轻拍了一下桌子,对律师做了个手势,大概的意思是她母亲的脑子不太好使。

案情其实并不复杂。男方再次起诉离婚,双方感情不和分居已超过两年。女方母亲也有预期,她的女儿女婿从法律上已经符合判决离婚的条件,所以异常抵触这次庭审。小温母亲言辞激烈地控诉,小高频繁快速地比划手势,小温则沉默不语只顾低声啜泣。

在不到两小时的庭审里,我窥见了他们的前半生,以及这段家庭关系中的“病症”:小温母亲对女儿的婚姻不幸,更多的是哀其不幸,怒其不争的指责;小温木讷孤僻不善表达,充满对未来独自生活的恐惧和担忧;小高成熟稳重、有事业心,却再也不愿主动与妻子沟通。

家事法官大抵都清楚,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做旁观者。但是,婚姻中的是是非非岂是一纸判决可以干脆利落划清?离婚判决从来不是唯一的目的,帮助双方从婚姻的一片废墟中走出来,各自重拾生活的信心才是出发点和落脚点。

“你要相信,她可以活出自己的精彩”

为了更好地了解当事人的生活状况,为这起纠纷寻找更好的解决途径,我来到女方家中,那是他们结婚初期共同生活的地方。

小温母亲将我迎了进去。她在宣泄对女婿不满和愤怒的同时,又忍不住开始指责女儿。

小温听不见、说不出,但我知道,她“听”懂了。小温担心自己身有残疾,脱离社会,又没有习得一技之长,离婚后自己可能会失去生活的全部依仗,下半生该怎么办呢?

当他们的婚姻 走向终点 我还能 再做些什么?



图源网络

是的,残疾人离婚案件中,如何更好地保护残障人士权益,让他们能够自立自信走向社会?带着这个问题,我联系了小温住所地的镇司法所,并且邀请镇妇联、残联进行座谈,一方面是从更多角度了解当事人的生活处境和情感状况。另一方面,更重要的,是通过多方联动,为他们,特别是为女方在工作和生活上提供最大限度的保障。

通过属地政府、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的全力协调和大力动员,向相关企业宣讲招录残疾人的政策优惠,激发企业家扶残助残的社会责任感,一个月后,一家汽修公司录用了小温从事洗车工的工作。于是,在领取残疾津贴的基础上,小温走出家门,走进社会,开启了她的职业生涯,用自己的双手赚取劳动所得。

当小温母亲再次与我联系的时候,虽然仍态度坚决,但是语气和缓了许多,她对我说:“谢谢你,陈法官。”

“不论他们的婚姻走向何方,你都要相信,你的女儿可以活出自

己的精彩。”我告诉她。

一切,开始有了转机。

“我愿意跟着爸爸,但我也爱妈妈”

多番奔波之后,双方终于可以平静地坐下来谈一谈。但是男方一句“孩子一定要跟我!”又险些将双方的关系推向冰点。

离婚案件总绕不开抚养权的归属问题。为了了解孩子的意愿和生活状况,我找了一个下午前往男方家中。我看到,房间打扫得整洁明亮,客厅墙壁上贴满了11岁女孩的各类奖状。

小高用手语和文字向我描绘着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情况,眼里满是自豪。孩子放学后,我见到了她,耳聪目明、干净灵气,她甚至猜到了我此番前来的原因。

“我知道爸爸和妈妈要离婚,我有心理准备,我更愿意和爸爸一起生活。”孩子顿了顿,眼圈有些红,“但是我也爱妈妈。我的学习还不错,语文和英语可以自己独立完成,数学一直由爸爸辅导。”孩子稚嫩的眼神

里透着坚定,我一颗悬着的心稍稍放了下来。

为了能够让调解顺利进行,我向残联申请了一位手语老师。特别巧合的是,他是小高和小温在聋哑学校读书时的班主任。

一直沉默内向的小温在见到当年老师的那一刻,竟然露出了笑容,开始向老师袒露内心的想法。原来,小温内心也不想继续这段婚姻,但是提到孩子的抚养权,小温又默默地低下了头。虽然她有些木讷,但是对孩子的爱一点也不少,而且孩子也将是她未来生活的希望和依靠。

父母之于子女之爱,或歇斯底里,剑拔弩张;或涓涓细流,静默无声。法官的作用,是帮助他们发现共同的出发点,引导他们正确表达对孩子的爱,把伤害降到最低。

经过一个上午的深谈,小温和她的母亲最终接受了离婚并且抚养权归男方的调解方案。同时,小高自愿分期补偿小温一定的费用,帮助她渡过眼前的难关。

“法官,您办案我放心”

案已结,但事还未了。

两个月后的一天中午,我又接到小温母亲的电话,控诉小高不按约定让她们接走孩子。

很多时候,离婚并不是一段关系的彻底结束,探视权的落实是避免矛盾激化、再起风波的关键。

于是,我找了个周末的下午,将双方和孩子约到了法庭。在小高的看护下,小温见到了女儿。小温着急又笨拙地想要表达什么,女儿却一直紧跟着小高。小温的双手迅速张开又缓缓放下,双脚的步子刚刚迈开,又像灌了铅一样重重地缩回去。小温母亲又着急了,埋怨小高不让孩子亲近妈妈,情急之下又说许多伤人的话。我及时制止了她。

孩子来到我身边,在我耳边轻声低语:“我就是不喜欢我外婆这样,一直说爸爸坏话,想要给我洗脑。”

我把小温和她母亲拉到一边,告诉她们:“对孩子不要强求,也不要拘泥于形式,要真正走进孩子的心里。孩子学习也很忙,如果带走不方便也不愿意,我们也可以从每晚的视频聊天开始。”

听了我的话,小温缓缓地走过去,坐到女儿身边,捋了捋女儿额前散落的刘海,从口袋里拿出发卡帮她夹住,就像每天清晨为女儿梳妆的母亲们一样。

夕阳的余晖从法庭的窗口斜斜地洒进来,照在每个人的脸上,他们的眼中虽有疲惫,却掩不住更亮的光。

一段时间后,我又接到了小温母亲的电话。她有些哽咽地絮絮叨叨地讲述小温逐渐开朗了,每天出去上班,晚上会和孩子通过视频电话聊聊天……

“陈法官,真的谢谢您。以后我如果还有案子就找您办,您办案我放心!”听到她的话,我笑了,“希望以后你们家一帆风顺,不要再有纠纷。万一以后有别的案子,谁办都一样,我们法官都一样。”

(作者为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奉贤新城人民法庭副庭长)